



畫觀鼎舉

京 劇

中國京劇院文學組整理

举鼎观画

※

北京宝文堂书店出版

(北京王府大街64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64号

北京崇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※

统一书号：10070·361 字数9,000 册本787×1092 1/32 印张 $\frac{9}{16}$

1959年7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1960年1月第2次印刷

印数9,000—11,000册

定价(7)0.07元

前 記

《举鼎观画》是写《法場換子》和《徐策跑城》两个剧目中間的一段故事。

徐策在法場上救回薛蛟，改名徐宗，撫养成人。一日，薛蛟偶与書僮在府門游戏，将一对千斤重的石獅高举在手。这时，徐策朝罢归来，見狀知薛蛟的本領已經能报家仇，遂将薛蛟带进祠堂，悬起薛氏三代圖像，道破薛家的不幸遭遇，薛蛟聞言誓欲报仇雪恨，徐策立即修書，命他去往韓山邀薛剛發兵报仇。

这个剧本是依据一般舞台流行本校訂的。

劇中人物

薛 蛟 (小生) 書 僮 (丑) 徐 策 (老生)
家 院 (生) 四隨役

第一場

〔薛蛟上。〕

薛 蛟 (念引) 幼習兵機，論韜略，誰能抵敵。(念詩)

甘羅十二，元霸幼年；

男兒志量，英勇當先。

俺，徐宗。爹爹徐策，唐室為臣，官拜當朝首相。

今早上朝未歸，是我獨坐書房，悶悶不樂，不免將書僮喚將出來，想一法兒玩耍玩耍。——啊，書僮哪里？

書 僮 (內) 啊哈！(上，念)

忽听叫書僮，兩腿走如風；

人人都怕我，我怕大相公。

大相公在上，書僮有禮。

薛 蛟 罷了。

書 僮 大相公，您把我喚出來，有什麼吩咐嗎？

薛 蛟 你相爷上朝未归，是我独坐書房，悶悶不乐；
将你喚出，想一法兒玩耍玩耍。

書 僮 想一法兒玩耍玩耍，要不咱們树上逮唧嘹兒。

薛 蛟 不好。

書 僮 河里摸泥鰍。

薛 蛟 也不好。

書 僮 不好，我可沒主意啦。

薛 蛟 你我倒不如去到府外游玩一回。

書 僮 相爷回来要是碰上，那我可担待不起。

薛 蛟 无妨，有我担待。

書 僮 有您担待，那我可就不怕啦。

薛 蛟 如此，書僮帶路！

書 僮 是。

薛 蛟 （唱二黄原板）

少年志理应当青云直上，

自幼兒在書房我苦讀文章。

叫書僮忙帶路府門外往——

見一对玉石獅摆列两旁。

書 僮 到啦。大相公，您瞧这地方兒够多豁亮呀。

薛 蛟 書僮，我且問你，这对玉石獅子是哪里来的？

書 僮 您問这个，可是小孩兒沒娘，提起来話兒長。

这对玉石獅子是外国进貢来的，万岁爷因为咱們相爷在朝有功，就把它賜給咱們相爷啦。

薛 蛟 但不知重有多少？

書 僮 要問有多重啊，这一个重五百斤。

薛 蛟 这一个呢？

書 僮 这一个重五百斤零四两。

薛 蛟 啊？为何多了四两？

書 僮 您沒瞧見这个的脚底下还踩着个小獅子哪嗎？

薛 蛟 噢，原来如此。啊，書僮，看这对獅子，我倒想起一辈古人来了。

書 僮 哪一辈古人？

薛 蛟 想当年临潼斗宝，伍子胥举鼎斗胜。你我今日学古人玩耍，你看如何？

書 僮 好哇！那么，誰来校将，誰来举子呢？

薛 蛟 自然是我的校将，你的举子。

書 僮 就这么办，您就校将吧！

薛 蛟 好，待我来校将。——呔！下面听者：府門外有玉石獅子一对，有人举起，高官得做，駿馬任騎。

書 僮 咱，来也！（上前搬獅子，搬不动）回大相公的話，它拿我不动。

薛 蛟 可是你拿它不起？

書 僮 对啦，我拿它不起。

薛 蛟 无用的奴才！你来校将！

書 僮 好，我来校将。——呔！下面听者：府門外有玉石獅子一对，若是有人举起，高官得做，駿馬任騎！

薛蛟 俺，来也！（唱散板）

昔日有个伍員將，

臨潼斗寶逞豪強；

府門以外學榜樣——（兩手先後拿起一對石
獅，高高舉起）

雙手舉起笑揚揚。

哈哈，哈哈，啊哈哈……

众 （內喝道）哦！

書僮 了不得啦，了不得啦，老相爺回來啦。

薛蛟 哎呀，這便如何是好哇？

書僮 快跑吧！

〔薛蛟在慌忙中，把一對石獅并放在中央，隨書僮跑
下。〕

徐策 （內）打道！

〔四隨役、家院引徐策上。〕

徐策 （唱二黃原板）

朝罷了聖主爺轉回府門——

〔四隨役下。〕

徐策 （看）啊？（接唱）

玉石獅并一處所為何情！

家院。

家院 相爺。

徐策 府門何人值日？

家院 門官告假，書僮代管。

徐 策 喚書僮！

家 院 是。——書僮走上！

書 僮 （上，念）忽听相爷来呼唤，必定獅子犯了案。參見相爷。

徐 策 今日可是你值日么？

書 僮 門官今天告假，小子代管。

徐 策 我且問你：府門外玉石獅子一對，因何并在一處？

書 僮 这个……回相爷的話，今天早晨您上朝去啦，是小子在府門以外打掃塵土，沒留神，随手兒东一笤帚，西一笤帚，可就把两个獅子扫到一塊兒去啦。

徐 策 噢，如此說來，是你并在一處的么？

書 僮 正是。

徐 策 好，你与我再两下分开！

書 僮 （无奈地）咋。（故意把耳朵湊在獅子咀边，假作听話）啓稟相爷，獅子它說了話啦。

徐 策 噢，獅子还会講話？它講些什么？

書 僮 它說：獅子分雌雄，每日列西东，今天到一處，分开万不能。

徐 策 胡說。掌咀！

書 僮 別介別介，回相爷的話，獅子原是我家大相公他給并在一塊兒的。

徐 策 怎么，是你家大相公他并在一處的么？

書 僮 正是。

徐 策 好，喚他前來見我！

書 僮 噯！——有請大相公。

薛 蛟 (內)來了。(上，念)

正在府門閑嬉游，爹爹回來沒興頭！

書 僮 有興頭，沒興頭，相爺問起那根由。

薛 蛟 啊？問起哪根由哇？

書 僮 獅子案犯啦，相爺叫您去哪。

薛 蛟 (京白)哎呀，獅子案犯啦，你就說我不在書房。
(急下。)

書 僮 噯。——啓稟相爺：我家大相公說啦，他不在書房。

徐 策 不像話，快快叫他前來！

書 僮 本來不像話嘛。——大相公，您快來吧。

薛 蛟 (上)怎么样了？

書 僮 不成，搪不過去。叫您自己去哪。

薛 蛟 哎呀，這便如何是好！

書 僮 不要緊，到了那兒，您看我的眼色行事就是啦。

薛 蛟 (京白)你可別站遠啦。(向前)爹爹在上，孩兒拜見。

徐 策 罷了，一旁坐下。

薛 蛟 告坐。爹爹，喚孩兒出來，有何訓教？

徐 策 為父今日下得朝來，見府門外一對獅子，緣何

并在一处？

薛 蛟 爹爹有所不知，只因今早爹爹上朝未归，孩兒……（見書僮向自己呶咀，即住口。）

徐 策 （向書僮）啊？这作什么？

書 僮 我这兒抽歪咀兒瘋哪。

徐 策 就該掌咀！

書 僮 噯，好啦。

徐 策 哼！——兒啊，往下講！

薛 蛟 是。今早爹爹上朝未归，孩兒独坐書房，心中……（見書僮摆手，又住口。）

徐 策 （向書僮）啊？这又作什么？

書 僮 哪兒呀，我这兒抽鷄爪兒瘋哪。

徐 策 打手！

書 僮 好啦，好啦。

徐 策 哼，还不与我滚了下去！

書 僮 是。——噯，相公，我可顧不了你啦。（下。）

徐 策 我兒慢慢講來。

薛 蛟 是。孩兒独坐書房，心中悶悶不乐，去到府門玩耍，見这对玉石獅子，孩兒倒想起一輩古人来了。

徐 策 哪輩古人？

薛 蛟 想起当年临潼斗宝，伍子胥举鼎斗胜，兒学古人玩耍，不料爹爹下朝回来，孩兒一时惊怕，分之不及，故尔并在一处。望乞爹爹饒恕。

徐 策 如此說来，是我兒并在一处的？

薛 蛟 正是。

徐 策 好，今当为父面前，将这獅子两下分开！

薛 蛟 兒遵命！（唱散板）

堂前領了爹爹命，

要把獅子两离分。

二次举鼎威風凜——（搬起獅子，左右摆开）

項羽烏获豈算能！

徐 策 （笑）哈哈……（唱散板）

他父是英雄兒好汉，

强将手下无弱兵。

張秦賊是你的对头到，

薛家又出了报仇人。

兒啊，自从長大成人，还不曾拜过祖先；今日随为父祖先堂一祭！

薛 蛟 孩兒遵命。

徐 策 家院。

家 院 有。

徐 策 打扫祖先堂，附耳上来！（向家院耳語。）

家 院 是是是。（下。）

徐 策 兒啊，随为父的来呀（笑）哈哈……

薛 蛟 来了。

〔同下。〕

第 二 場

〔二黃“小開門”牌子，家院上，打掃祖先堂，挂畫。〕

家 院 有請相爺。

〔徐策、薛蛟同上。〕

徐 策 我兒向前拜過，兒要多拜上几拜！

薛 蛟 是。（跪拜。）

〔徐策、薛蛟入座，家院獻茶。〕

薛 蛟 （看畫）啊，爹爹，想我家世代書香，為何悬挂這武將的真容？

徐 策 我兒哪里知道，只因有一家忠良，被朝中奸臣陷害，全家問斬，後輩無人。為父與他交厚，不忍他斷絕香烟，故爾與他代祭祖先。

薛 蛟 原來如此。啊，爹爹，這頭一排有一員將官，頭戴煉銀盔，身穿白鎧甲，跨下白龍戰馬，手持方天畫戟；威風凜凜，他是何人？

徐 策 此人姓薛名禮，字表仁貴。乃山西絳州龍門縣人氏。此人英雄蓋世，武藝超群，保定唐主，跨海征東，有十大汗馬功勞。到後來，官封平遼王之位。

薛 蛟 噢，平遼王之位。（又看）啊，爹爹，這第二排有男女二人，身穿大紅，他是何人？

徐 策 此乃是仁貴之子，名喚丁山，那旁樊氏梨花；

夫妻二人保定唐王征西有功。到后来，官封两辽王之爵。

薛蛟 原来如此。这第三排又有男女二人，有尸无头，他是何人？

徐策 此乃丁山之长子，名唤薛猛，那旁就是双刀马氏夫人；他二人镇守阳河，被奸臣所害，斩首金阶，故尔有尸无头。

薛蛟 那旁有一黑汉，手执大棍，怒气不息，为着何来？

徐策 黑汉在哪里，黑汉在哪里？（向画图）呀呀吓！大胆黑汉，只因你吃酒带醉行凶，闖下塌天大祸，你还站在那里怒气不息，怎不气、气……

薛蛟 啊，爹爹，孩儿提起这黑汉，爹爹为何这等的发怒？

徐策 我儿有所不知，那黑汉乃丁山之三子，名叫薛刚，只因他吃酒带醉行凶，打伤人命，连累全家被害。叫为父怎的不气，怎的不恼！

薛蛟 如此说来，可气，可恼！啊，爹爹，那旁有一孩童，不知身犯何罪，为何腰铡三截？

徐策 孩童在哪里？

薛蛟 啫啫啫，这不是么！

徐策 （叫头）金斗，我儿，咳，儿啊……（哭泣，看薛蛟，又转悲为喜）哈哈……

薛蛟 啊？爹爹为何悲中带喜？

徐 策 兒啊，那一孩童虽然腰劍三截，他并不曾死啊。

薛 蛟 (奇怪地)哎呀……爹爹怎么說起呆話来了？

徐 策 怎見得？

薛 蛟 我想一人既然腰劍三截，又怎么不曾死？

徐 策 我兒哪里知道，只因有一家忠良，与他薛門交好，将他自己亲生的兒子，在法場之上調換下来，抱回家中，撫养成人。故尔此子还在。

薛 蛟 但不知此子有多大年紀？

徐 策 我兒站起来！

薛 蛟 是。(起立。)

徐 策 (故意地观察薛蛟高矮)坐下！

薛 蛟 是。(坐。)

徐 策 与我兒般長般大。

薛 蛟 但不知他的膂力如何？

徐 策 若論膂力么，他能力举千斤。

薛 蛟 (气愤地)噢！他……他能力举千斤！

徐 策 正是。

薛 蛟 既能力举千斤，为何不替他父母报仇？

徐 策 有道是：單絲不綫，独木不林。縱有血海冤仇，他一人是怎能得报。

薛 蛟 啊，爹爹，既与他家交好甚厚，何不将此子喚进府来，对他說明此事，待孩兒帮助，替他父母报仇。

徐 策 怎么講？

薛 蛟 孩兒替他报仇。

徐 策 呀呀呀！你自己有血海冤仇不报，还替人家报的什么冤仇！

薛 蛟 （叫头）爹爹呀！孩兒前堂有父，后堂有母，慢說无有冤仇，縱有冤仇，說將出来，孩兒即刻就报。

徐 策 （叫头）哎呀兒啊！你道你前堂有父，后堂有母，慢說无有冤仇，縱有冤仇，說將出来，兒即刻就报。怎奈你不是我的亲……

薛 蛟 亲什么？

徐 策 哎呀兒呀！为父下得朝来，飲了几杯水酒，言語顛倒，你、你快快攻書去吧！

薛 蛟 （叫头）爹爹呀！說明此事便罢，如若不然，我就跪，跪死在此啊……（哭。）

徐 策 （唱二黄倒板）

父子們在祖先堂珠泪滾滾。

（叫头）薛蛟，我兒，咳，兒啊……

薛 蛟 （同时）爹爹，我父，咳，爹爹呀……

徐 策 （接唱“迴龙腔”）

待为父細說那已往的原因。我的兒啊！

薛 蛟 （夹白）这第一排？

徐 策 （接唱原板）

第一排兒曾祖薛仁貴，

跨海征东立下了功勋。

薛 蛟 (夹白) 第二排?

徐 策 (接唱)

第二排兒祖父丁山元帅;

那一旁樊梨花樊氏夫人。

薛 蛟 (夹白) 双尸无头是孩兒的什么人?

徐 策 (接唱)

双尸无头是兒的亲生父母, 亲生父母, 我的兒啊!

薛 蛟 (哭) 啊啊啊……(跪拜, 起身。)

徐 策 (接唱)

他夫妻双双問典刑。

薛 蛟 (夹白) 那黑汉呢?

徐 策 (接唱)

那黑汉是兒的三叔父,

都只为他进都城逛花灯, 吃醉了酒打伤人,

連累他一家大小, 三百余口俱丧殘生,

是一个惹祸的根!

薛 蛟 (夹白) 腰劍三截呢?

徐 策 (接唱)

腰劍三截是我的亲生子, 掉換你, 我的兒啊!

薛 蛟 孩兒的仇人是哪一个?

徐 策 (接唱散板)

張泰賊是兒的对头人!

薛 蛟 哎呀！（唱散板）

听一言来咬牙恨，

血海冤仇才知情。

手持宝剑出府门——

徐 策 兒啊，哪里去？

薛 蛟 （接唱）

孩兒去杀狗奸臣。

徐 策 我兒單絲不綫，独木不林，你一人怎能报得冤仇？

薛 蛟 难道就罢了不成？

徐 策 无妨，兒三叔父現在韓山，招兵聚将，屯粮买馬。待为父修書一封，我兒去到那里搬兵求助，大事可成。

薛 蛟 如此，爹爹修書信，

徐 策 我兒換衣巾！

〔薛蛟下。〕

徐 策 家院，

家 院 有。

徐 策 溶墨伺候！（唱碰板）

說明了十七載的冤仇恨，

血海冤仇要报清。

老徐策在薛氏堂上修書信，

打發姣兒早早登程。（修書，接唱原板）

未曾提笔珠泪滾，

拜上韓山三將軍，